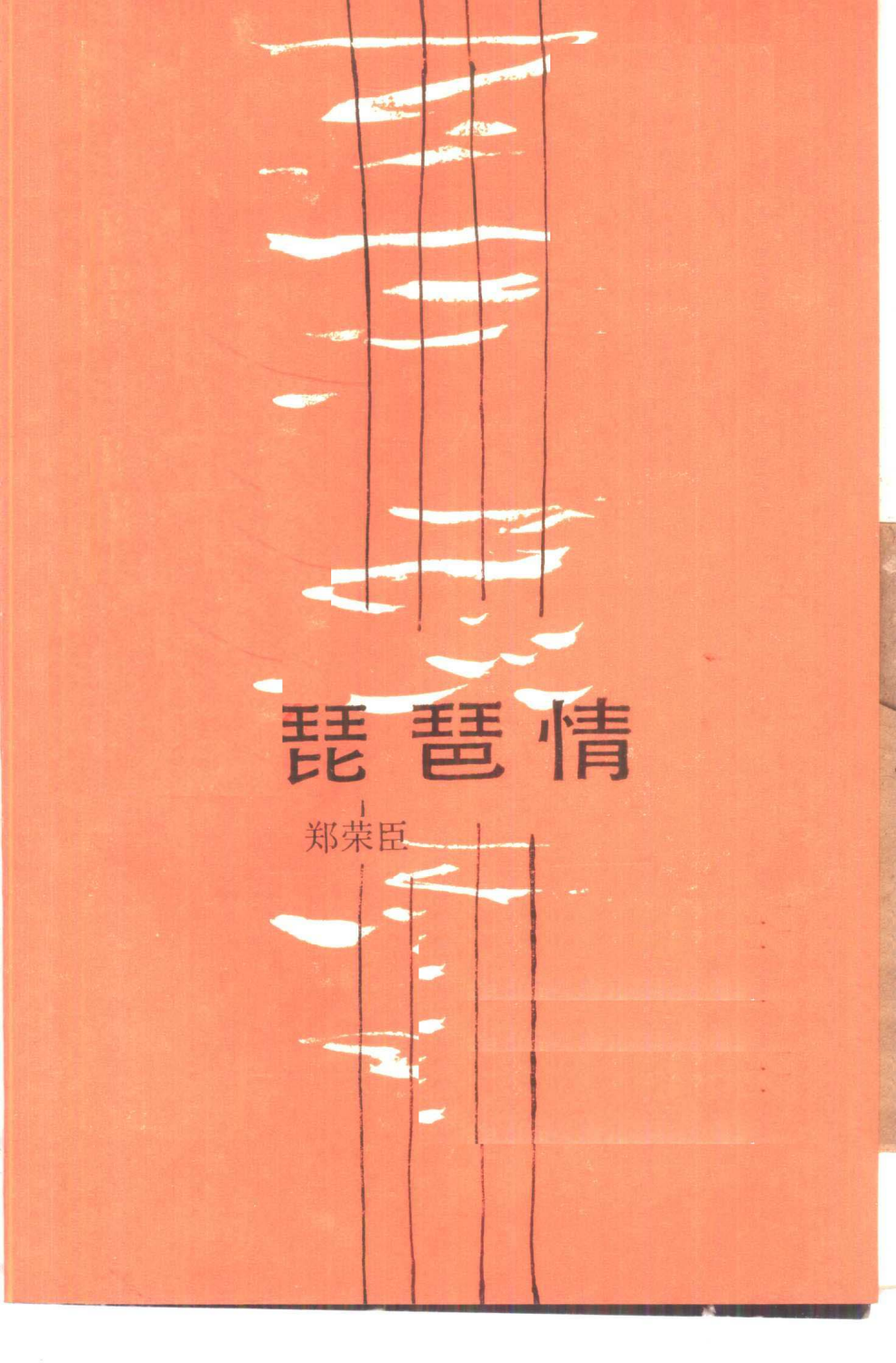


琵琶情

郑荣臣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orange color. Overlaid on this are several vertical black lines and horizontal white brushstrokes. The brushstrokes are irregular and expressive, resembling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techniques. The vertical lines are thin and evenly spaced, running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of the page. The white brushstroke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upper and lower portions of the page, some appearing as long, sweeping arcs and others as smaller, more delicate marks.

琵琶情

郑荣臣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我国盲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作者自幼失明，成年以后，他以非凡的毅力，刻苦自学，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大学的文科考试，为创作准备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这部小说通过盲人音乐家陆阳一家两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真挚地歌颂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品塑造了陆阳这样一个光辉感人的盲人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形象，给我国文学作品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新的光彩。

陆阳坎坷命运中的每一个脚步，都深涵着时代的风雨，而他对爱情、对事业的坚定不移，也正体现了我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读者将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

作品文笔流畅，构思巧妙，其中贯穿全书的爱情故事纯真、高洁，震人心弦。

琵琶情
Pi Pa Q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6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插页 3

1985年7月北京第1版 1985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75,000

书号10019·3836

定价 2.00 元



作者像

目 次

第一章	茫茫黑夜	4
第二章	四方求索	27
第三章	巧遇知音	52
第四章	玉石琵琶	65
第五章	一曲壮歌	89
第六章	舍身登台	101
第七章	乱世夫妻	112
第八章	陷入罗网	131
第九章	海河滔滔	141
第十章	重见光明	153
第十一章	烈士遗孤	172
第十二章	大学春秋	183
第十三章	耿耿忠心	205
第十四章	咫尺天涯	226
第十五章	蒙冤前后	244
第十六章	山村赤子	272
第十七章	回归故里	285
第十八章	月夜思亲	297

第十九章	工厂主人	309
第二十章	父子情深	313
第二十一章	他乡儿女	361
第二十二章	送女明志	380
第二十三章	苦尽甜来	398
第二十四章	携手共进	412
尾 声		434

附：攀登高峰的人傅林 邢菁子435

——记盲人作家郑荣臣

夏夜。海河之滨的文化宫里，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琵琶曲专场音乐会。

剧场里观众的情绪随着乐曲的起伏激荡，不时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音乐会虽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但他们依然象刚走进剧场时一样兴奋，他们如饥似渴地期待着最后一个精彩节目。终于，舞台上又响起报幕员那充满激情的声音：

“最后一个节目：琵琶协奏曲《海河之歌》，陆阳作曲。”

剧场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专注地听报幕员继续介绍：

“这是一部多乐章大型协奏曲。全曲共分五个乐章：第一乐章《长长的流水》，这是一段醒板序曲，它以抒情的乐音把人们带进对往昔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憧憬；第二乐章《海河悲歌》，乐曲以深沉的感情表达了昔日海河人民的痛苦与愤怒；第三乐章《狂涛歌》，表现了海河儿女不屈的性格和伟大的斗争精神；第四乐章《海河新歌》，表达了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的喜悦心情。以上四个乐章分别由林菊、陆阳、陆雨春、林小菊一家老少两代人担任琵琶独奏。第五乐章《向着

未来前进》，乐曲以独特的构思、新颖的形式，用四面琵琶同时奏出时代的新声，把全曲推向最高潮，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立足现在、心向未来，在四化道路上奋勇前进的宏伟气势。下面请连续欣赏。”

大幕拉开了，四名独奏演员怀抱琵琶，并排坐在成扇形排列的大型交响乐队前面。他们一律身着咖啡色西装，显得异常庄重、大方。一对年轻人身材修长匀称，眉宇间满挂着幸福的微笑，眼神里透出了无限的热情和执着的追求。两位老人虽已是五十开外，但脸上却焕发着青春的光彩，似乎在向年轻的儿女们挑战，只是从那已经开始变白的头发和刻在额头上的皱纹，才看得出他们是饱尝了人生的辛酸。

乐曲一开始，就牵动了所有观众的心。随着演员那灵巧的五指在四根琴弦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急拨慢动，流出一串串悦耳的音响。时而那样高亢，时而那样绵长，时而那样舒缓，时而又那样激荡。轻盈时似流泉飞溅叮咚作响，急骤时如珠落玉盘琤琮有声。啊，观众仿佛听到了这乐声中似有嘤嘤哭诉，似有慨叹之声，似有狂涛怒卷，似有刀枪铮鸣，似有欢歌笑语，似有嘹亮的晨钟、欢腾的锣鼓……。此刻，演员们仿佛忘掉了一切，完全沉浸在乐境之中：幸福时春风满面，情浓时目光深沉，兴奋时抱琴欲起，激动时竟有好几次任热泪在脸上流淌。这当儿，观众好象变痴呆了，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拉住，一动也不动，只是静静地听着、看着，连呼吸都变得轻了、细了。

然而，音乐毕竟只是一种音响艺术。它只能创造一种

意境，却表达不了事物本身更为复杂的内容；只能传达音乐家的心声，却不能告诉人们那触发音乐家感情冲动的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生活，这就不免使人感到遗憾。啊，莫急，亲爱的朋友！此刻，就让我们顺着那乐曲的意境，追溯一下音乐家走过来的生活道路吧！这里有着许多东西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也同样不该忘记……

第一章 茫茫黑夜

一九三四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津门市防盲医院的候诊室里坐满了人。一个个不幸的眼疾患者都在焦急地盼着早点开诊，好快些从这里取走一剂灵丹妙药，保住一双明亮的眼睛——他们不能没有眼睛，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生路啊！终于，一个女护士抱着一大堆病历本走进诊室，这里渐渐肃静下来。又过了好一会儿，诊室的门开了，女护士扬了扬手里的病历，机械地喊道：

“一号陆阳！”

一位四十几岁的壮年男子抱着一个男孩匆匆走进诊室，依照护士小姐的指点坐到一位中年医生的桌前。医生习惯地翻翻病历，盯住孩子的两眼问道：

“不是已经消肿了吗？”

“不疼了，可除了一点儿亮光，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啊！”没等父亲答话，孩子操着稚嫩的童音抢着说。

“噢？”

医生站起来，打开电筒平端在自己的胸前，问：“亮吗？”

“亮。”

“在哪儿？”

“这儿。”孩子指着正前方。

医生把电筒移向另一个角度，道：“现在呢？”

“这儿。”孩子指着左边。

医生闭了电筒，依旧平端着，道：“注意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小陆阳的大眼眨了几下，并没看见什么，但是他没听见医生放下电筒的声音，便想：那东西一定还拿在他手里的。这样想着，他似乎真的看见了那长长的、亮亮的玩艺儿，于是犹豫着说：“是电筒吧？”

“在哪儿呢？”

“这儿。”小陆阳的手指着前面回答。

说对了，父亲的脸上掠过了一丝宽慰的微笑。

医生把手移向一边，问：“现在在哪儿？”

“这儿吧？”孩子指着左面怯生生地说。

“不对，在右面！”父亲的话脱口而出。

医生瞪了孩子家长一眼，砰的一声把电筒扔在桌上，又悄悄地拿起来，举到离孩子的眼睛约半尺远的地方，问：“这回我手里拿了什么？”

小陆阳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拚命朝前看，什么也没有；又骨碌碌地转着眼往四下里瞧，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他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注意朝前看，是什么？”

医生手里的电筒移动着，一次比一次离他更近，最后几乎碰到了他的鼻子尖儿，可他依然什么也看不见。起初，他

还不时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是什么；后来竟连头也不摇了，只是愣愣地站着。

医生绕过桌子，一只手翻开孩子的眼皮，一只手举起打开的电筒，俯下身照着、看着。半晌，他直起腰身，木然地放下电筒，象是自语又象是对孩子的父亲说：

“影象反映消失，角膜坏死，瞎了。”

父亲的身子不禁颤抖了一下，用求救的眼光望着医生。

“您应该尊重科学！这角膜就象您这副眼镜的镜片一样，是一片透明的薄膜，物体的影象要透过它射入眼内。现在，令郎的角膜已经坏死，不再透明，自然就瞎了。”

“难道就没有办法让这角膜重新恢复活力？”

前面的话孩子还听不懂，但那个“瞎”字却是那样强烈地刺激着他的耳鼓。真象晴天里响起一声炸雷，他再也无法经受这沉重的打击，猛地挣脱了父亲紧紧抱着他的双手，踉踉跄跄扑到桌子上，没命地嚎哭起来：

“不，我有眼睛，我不是瞎子，我不是瞎子啊！”

撕心裂肺的哭声早已扯碎了父亲的心，但此刻他还顾不上哄劝哭闹着的孩子，只是睁大一双失态的眼睛，恳求说：“大夫，就不能想想办法了吗？”

医生摇摇头，又打量了一下患儿父亲身上穿的那件洁净的长衫和架在鼻梁上的那副近视眼镜，问：“先生以何为业？”

“噢，教书的。”

医生苦笑着摇摇头道：“可惜我们这儿还没有这起死回

生的灵丹妙药啊！”

“那么别处呢？别的医院是不是会有什么办法？这孩子他……他不能没有眼睛啊！”

医生并没有嗔怪他的唠叨，他理解一个父亲这时的痛苦心情，这种场面他见得太多了。于是，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唉，愿意的话，不妨到别处试试，也许……”

陆老师抱着一线希望，一面忙不迭地向医生道谢，一面抱起心爱的小儿子，替他擦去满脸的泪水，劝慰着说：“阳儿，别哭了，你听见了吗？医生说了，别处有办法，咱们这就去，会治好的，你不会瞎，不会瞎呀！”

孩子仍然伤心地哭着。

医生安慰着说：“我这里没办法，不等于没法治，你们是不是到别的医院去看看，也许会治好。”

父子俩跑了三家医院，尽管医生作出了同样无情的“宣判”，但陆老师却依旧抱着孩子执拗地在街巷间急行，向着第四家、第五家诊所奔去。他不相信孩子会瞎，是的，几年来与他相依为命的小儿子怎么会瞎呢？难道这孩子所受的痛苦还不够多吗！

这陆老师叫陆维生，是耀华中学的国文教员。一个教书匠，本来收入就不多，他又要每月给山东老家寄些钱去奉养年迈的父亲，所以苦熬苦撑了几年，直到二十五岁才成了家。妻子人虽贤慧，却偏偏体弱多病，四个小女儿都因先天不足而夭折。四十岁才得了这个小儿子，妻子却患了产后热而抛弃了他们。陆维生埋葬了妻子，抱起嗷嗷待哺的婴

儿，流着泪在屋里来回踱步。他热爱生活，可生活却给了他一次次无情的打击。他希望孩子的前程会充满阳光，为此他给这唯一的小儿子取名叫陆阳。可小陆阳未出襁褓母丧，他将靠什么来维持孩子的生命呢？这位在课堂上能用各种方法打开学生思路的陆老师，此刻却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了。

正在这时，同院的李家夫妇走了进来，李嫂爽快地说：

“他陆大爷，陆娘过世太早，撇下这孩子，没奶吃可怎么得了啊！我家小虎上月满了一岁生日，我们商量着就给他断奶，您就放心把阳娃交给我吧，说嘛也得把孩子喂大呀。”

“这……”陆老师绝处逢生，一下子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快言快语的李大哥接过话碴说：“唉呀，什么这呀那的，这些年住在一块儿，水帮鱼鱼帮水，街坊们哪家有了大事小情您不都出来跑前跑后的？这会儿您有了难处，我们能眼看着不管吗？他陆大爷，您就别不好意思啦，咱就这么定了！”

李婶接过孩子，不禁难过地说：“唉，可怜的孩子，但愿妈妈保佑你，让你结结实实地长大吧！”

三躺六坐八月爬，九个月钻出小虎牙，进而是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小陆阳靠吃李婶的奶水，再加些米汤、面糊，居然顽强地活下来了。身体虽略瘦弱，却出落得一表人材，瓜子脸上镶嵌着一张好看的小嘴，尤其是通鼻梁两侧那对晶亮的大眼睛，总是忽闪忽闪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象是要从中看出什么奥秘似的。陆老师当然知道这决非是亡妻有灵

暗中卫护的结果，而是那诚心助人排解危难的三条石工人李大哥和他那年轻的妻子才是孩子的救命恩人，他打心眼里感激李家的一片深情。他知道，李家的生活比他们更艰难，李大哥终日在外奔波劳碌，一家四口还是难得温饱，亏得李嫂结实、勤快，忙里偷闲做点外活，才勉强度日。他不能把孩子都推给人家，于是他每天尽量早早赶回家里，做饭、烧水、洗洗涮涮。晚上又把两家的孩子都哄到自己屋里，给他们讲故事，逗着他们玩，好让李嫂多腾出点时间忙些外活。孩子失去了妈妈，他又当爸又做妈的一身担起了双重的责任！

就在小陆阳四岁那年秋天，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沈阳不宣而战，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不作任何抵抗，一退再退，一让再让，日寇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国家前途在哪里？民族命运将如何？陆维生常常是愁眉紧锁，默默苦思，有时看着报纸捶胸顿足，在课堂读起文天祥的《正气歌》或是郭沫若的《炉中煤》，不禁潸然泪下。不久，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全国各地掀起一股抵制日货、反对日寇、要求抗战的浪潮。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他看到了民族的元气，他再也不能老是呆在家里，守着自己的孩子。他懂得自己不仅是一个父亲，更是一个中国孩子的父亲，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不当亡国奴，都能堂堂正正的活着，他毅然参加了火热的斗争。他支持学生清查日货，和年轻人一起上街讲演，为抗日义勇军募捐。有的学生要投笔从戎，他不但热情鼓励他们，而且亲自到学生家里，苦口婆

心地说服家长，支持孩子的正义行动。陆老师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小陆阳有时几天见不着父亲，常常是他还熟睡着父亲已经出了门，而父亲回来时他又早已在李婶的身旁睡熟了。

陆老师一想起这几年自己是忙昏了头，没尽到父亲的责任，内心就一阵剧痛，觉得对不起死去的妻子，对不起这没娘的孩子。

那是一个月以前，小陆阳突然发起烧来。孩子总是不拿病当病的，照样跑前跑后、钻来跳去，所以父亲也就没大在意，以为不过是一般的伤风感冒，只买了些小成药给他吃。谁知过了几天，小家伙病势越来越重，小脸烧得通红，鼻翼急促地煽动着，两只眼睛又红又肿，有时昏睡中还发出两声惊惧的呼叫。父亲慌了神，一天几次抱他去医院，打针，灌药，喂饭，不敢离开一步。一个星期过去了，孩子好歹总算退了烧，可两只眼睛依旧肿得象对水铃铛，睁都睁不开。父亲无奈，只得再把孩子托付给李婶，自己出去求亲告友，好容易借到十几块钱，这才抱着病儿来到防盲医院治疗。半个月里，白天跑医院打针上药，晚上孩子疼得睡不着觉，打着滚儿呻吟哭闹，父亲只好打来一盆热水，沾湿一块净布，整夜为病儿轻轻地做热敷，还得强忍眼泪给孩子讲些小笑话，好减轻一点儿孩子的痛苦。在这段时间里，他做过种种不幸的猜测，但怎么也想不到孩子会瞎呀！医生们的话使他不寒而栗。他眼前一次次地闪现出那衣衫褴褛、手握竹竿、倒毙街头的形象！啊，太可怕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

把这形象和心爱的小儿子连在一起呀！

“不，医生的诊断可能会有错，多跑几家医院看看吧！孩子不会瞎，不会瞎的！”

就是这个美好的希望鼓舞着他，奔进一家又一家医院。但每一次走出医院的大门，这希望就变得更加渺茫！当希望越是渺茫时，他就越是渴望出现奇迹，后来他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了。

“爸爸，您累了，让我自己走一会儿吧！”多么懂事的孩子啊！

陆老师放下小儿子，抬手抹去满眼饱含的热泪和额头上沁出的汗珠，轻声说：“阳儿，你年纪小，走不快，会耽误时间的，爸爸抱你抱累了，就背着你走吧，可以多赶几家医院，快点治好眼睛啊！”

小陆阳没再说话，顺从地趴在爸爸背上，任爸爸背着他向前赶去。是啊，爸爸是对的，此刻，他不是更焦急地盼着快到医院吗？他太珍爱自己那双明亮的眼睛了。

记得从他刚刚懂事的时候起，就常听见人们夸他聪明漂亮，说他美就美在那两只会说话的大眼睛上。说眼睛会说话，他不信，可他知道，眼睛确实是个宝贝。靠了这双眼，他领略了大自然动人的风光，尝到了人间无穷的乐趣。他爱看绿的春、红的夏，飞的鸟、游的鱼，也爱看闪闪的星星、圆月的月亮。爸爸说月宫里有一棵桂树，树下还有一只长耳朵、大眼睛、毛茸茸、胖乎乎的小白兔，多有趣啊！他真想上去跟小兔玩个够。还记得好象是他三岁生日那天，爸带回